罪惟錄

罪惟錄志卷之十一

屯田志總論

惜無老康長世而開治之法不澳王守溪嘗云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總總為當事言之無應者至明末邊務紛繁都司所轄仍如故額而迄無一兵之用是棄田以養無用之兵一失無法以飽有用之兵又一失也不得已横加遼餉幾及七百萬而又不任土著召募更税加以道里之費安家餙器之費又復不貲寧不益思守溪之言按屯田法善用之稍可復古寓兵于農遺意明户兵二部分設職之者互譬而轄臣無才者持之因初類屯二字徒屬虚名即

否、中飽耳。噫。

屯田志

國初、太祖命分屯龍江等處、獨嘉康茂才有成績、既登極、各省議罷司農開治所招流離、戶給十五畝、又給蔬地二畝、有餘力、不限頃、三年起租、後該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轄、每軍種田五十畝為一分、又或百畝七十畝三十二十畝不等、每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衝緩為差、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餘丁多者亦許徵收、則例或增減殊數、本折互收、皆因時因地而異云、

洪武三年、中書省奏太原朔州等衛所屯田、例給牛種者、

歲十八五、石、十八四、上曰、邊民勞苦、自給足矣、遑稅乎、六年、太僕寺丞梁埜先帖木兒言黃河以北、寧夏所轄、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塔灘、宜集流亡農屯、十一稅之、并行中鹽之法、上從之、十五年、上聞海運有溺死者、輒終夕不寐、其議、遂東屯田之法、十九年、以沐英奏、置屯田於雲南、且曰、足兵莫善於此、昔趙充國屯金城、而士飽漢享其利、可如英議、但邊地久荒、宜緩其徵、明年、命魯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屯田于畢節等衛、二十一年、勅五軍都督府臣曰、兵坐食于民：困兵力亦困、其以兵農兼務、國用以舒、二十四年、詔山海關一帶、悉令屯田、勅馮勝傅友德出、就率屯戍禮武、

永樂元年、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揷屯田。整理屯種。工部尚書黃福奏陝西屯田缺牛種耕具。命給之。二年、戶部奏河南屯都指揮劉英上數一人所耕、不足供半歲之食、急職宜罪、上勅英等、國法畜兵衞民。豈以厲民。若、苦疲民。以贍。惰。卒兵民。兩。弊。以後法無赦。他日、語侍臣。朕嘗卽、歷見田家粗糲。艱勞聞之。無不感悵。今管轄屯種。須時。ゝ。整察。以。得。其心。則。力。自。出。三年、總兵何福積穀寧夏盈溢、徇其請、定賞罰、爲經久之計。遂以例刊著紅牌。三年後依例行及期、又曰、且從輕例。

仁廟初立、諭戶書夏原吉曰、洪樂間專勤屯事。以中鹽濟之。

所以邊圉富強。不煩轉運。迨後所司以征徭擾之。無之益法。衛非其初。無怪邊餉不足。自今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重法。洪熙元年。大同總兵鄭亨上屯田子粒數。上曰。屯以省漕運。令數覈實。如例。宣德四年。科臣戴綸奏山海關至薊州。營軍萬人。可令屯田。且耕且守。上令都督陳景先經理。五年。尚書黃福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役軍民十萬人。屯儲。以充國用。上可行。而中格。不果。六年。御史張昺言大同以南平衍地。多為軍官擾佔。上令侍郎柴車出清。還所佔與民。景泰三年。學士商輅上言。口外田地極廣。初因功臣佔作

庄田其請空閒又被鎮守總兵參將都指揮等官、撥為己業。
以至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守邊最要、莫過於此。下所司議
行。自是總督李秉請令軍餘受牛種屯邊地。餘粮給貧軍
貲。馬須億萬、庫發牛種銀一萬兩。天順中、都督楊能議令
行之。巡撫葉盛以為官府不曾發給軍士、不致倍償。罷便。
成化元年、戶部具奏、以立法非難、守法為難。請罷李秉之議。
正德四年、逆瑾擅、既止各邊年例、又不令商人在邊輸納鹽
課、邊窮、遣御史胡汝礪清丈屯田、不令勢家侵佔。仍追積
逋。完者為能。否者罪之。比較新舊酷刑及軍官妻子。人心
憤怨、遂有何錦挾寘鐇聲罪逆瑾之事。

嘉靖十三年、科臣董懷奏屯田不興、其弊有四、胡馬充斥、特不能耕、牛種不給、力不能耕、丁壯亡徙、人無以耕、僉爲商有勢不敢耕、營屯者非加減月糧、則照丁賠補、宜去四弊、而屯成、二十六年、山西巡撫楊守謙奏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屯、內省京運、外嚴防守、必久任責成、可行、至隆慶三年、詔大臣分督屯田、竟無寔裨、

天啓五年、兵科王鳴玉議修屯五利、東自山海沿邊、簡弱兵三之一、人與畀地二十畝、准糧九月、可免次兵減餉之費、利一、免腳價、利二、穀賤、利三、牛馬可料芻秣、利四、饑寒不迫、人心自奮、利五、列則例以上

北京錦衣等五十四衛、併凌軍都督府、原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八分二厘零、現額屯田五千五十二頃八十五畝七分四厘零、嘉靖中清察糧二萬八十二石五斗六升二合零、新增并勘出還官首地銀二萬一千七百九十一兩二錢三分零、鈔五萬六千九百四十貫、

北直隸各衛所、原額屯田一萬六十四頃二十五畝六分八厘、見額屯田四萬三千六百七十八頃四十六畝一分七厘零、糧二十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石五斗七升六合零、新增併勘出首地銀四萬四百六十二兩七錢二分二厘零、秋青草二十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三束、穀草一百八十

七束○
南京錦衣等衛四十二衛、原額屯田九千三百六十八頃
七十九畝三分七厘零○見額屯田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六
頃六十六畝三分五厘○粮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五石
七斗五升四合三勺○銀一萬二百六十六兩四錢八分六
厘○
南直隸各衛所、原額屯田七萬七千四十一頃四畝八分
零○現額屯田四萬八千八百一十八頃三十六畝一分六
厘○粮四十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七石五斗二升六合○銀六
兩三錢七分五厘○

浙江都司、原額屯田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六分○見額屯田并地山園池蕩兜漊潭塘灘共二千三百九十頃六十畝九分六厘○粮六萬八千二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一合○

江西都司、原額屯田地五千六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二分五厘○見額屯田地五千四百七十一頃三十八畝四分三厘○粮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四斗二升五合○

湖廣都司、并留守司、行都司、原額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五頃二十五畝○見額屯田二萬七百四十九頃七十二畝六分一厘○粮共三十八萬七千五百四十五石四斗

四升九合。
福建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五千三百八十一頃三十七畝。見額屯田八千六百九十三頃二十二畝三分一厘。粮一十五萬一千八百四十石九斗一升四合。
山東都司原額屯田二千六十頃。見額屯田五萬五千五百九十八頃二十三畝四分八厘。粮三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九石四斗九合零。
廣東都司原額屯田七十二頃三十二畝七分六厘。見額屯田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七十九畝八分八厘。粮一十五萬一百二十九石四斗七升八合。

廣西都司、原額屯田五百一十二頃四十畝。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一十頃三十四畝六分。糧五萬五千五十四石三斗四升九合。內除民里徵收及荒劃停徵田。寔在屯田二千九百一十三頃三十七畝零。糧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五石四斗四升一合。

四川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六十五萬九千五百四十五頃二十六畝七分三釐。見額四萬八千八百四頃一十畝三分五釐。花園倉基一千三百九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零。

山西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分

五釐○見額山西鎮屯田地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四頃八十八畝七分○粮一十萬一千九十八石一斗六升一合○租銀一千二十七兩八錢五釐○草一千二百四十束○折銀一十六兩二錢○

山西行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五分零○見額大同鎮田二萬八千五百九十頃三十四畝四分五釐○粮一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八石一斗五升二合○牛具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頃二十九畝九分一釐○徵銀八千三百二十二兩五錢一分一釐○

萬全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六分○

見額宣府鎮屯田四萬七千八百九十二頃四十七畝零。糧一十九萬八千六十一石六斗八升三合。陝西都司、并行都司、原額屯田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六頃七十二畝三分五釐。見額屯田一十六萬八千四百四頃四畝一分零。草折糧一千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五升九合。地草糧草折銀一百一十九兩五錢八分零。草二百三十七萬八千五百五十二束。草價銀二百五十八兩五錢九分三釐零。地畝糧二千四百六十二石六斗八升一合。地畝銀一萬七百七十九兩四錢七分六厘。雲南都司、原額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三分。

見額屯田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畝一分八厘○粮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三斗三升三勺○貴州都司原額屯田九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三分○見額屯田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一十一畝六分一厘○粮九萬三千八百一十一石七斗四升三合零○遼東都司原額屯田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見額屯田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八頃六十六畝一分零○粮二十五萬三千二百一石三升零○

罪惟錄志卷之十二

九邊志總論

明初造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六邊各屯重兵鎮之時大寧環遠山右東勝雄峙河北河套未入大薊三鎮亦皆邊也初險在我彼不得搤我久之險與彼共之則以邊衛勞之計失矣而況乎失險若以地之輕重論諸邊皆重而薊州宣大山西尤重何則拱衛陵寢底定神京宣大若肩背薊晉若肘腋也以守之難易論諸邊皆難而遼東并薊爲尤難何則遼東僻處海濱三面皆敵甘肅孤懸天末四面受警也以一代之情勢論之薊鎮屬矣隔以蠻

嶂利用守宜大山西雖逼可汗而封貢羈縻利用款遼東久稱用武全陝亦嘗罷款公儀嗌觭須用撻伐然洪大凡也款恐不然而適自怠戰則兩持而勝算不必在我古云守在四與善用之可以無亂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安可不慎圖之也哉

九邊志

宣府鎮即古上谷郡亦稱山後州元為宣德府其地與遼為唇齒國初設開平衛置涼亭等八驛接連獨石後自大寧興和淪棄興城開平孤懸莫可犄角乃移衛獨石而宣遼薊援遂絕東自火焰山西至大同界一千三百餘里西路陝則洪蔚急北路陝則延永急龍門趙川陝則沙城麻峪雞鳴新城急由海子口薄四海冶則南而黃花西而永寧不得高枕而臥永樂七年始設鎮守總兵正統三年置巡撫都御史天順元年置戶部督餉郎中宣德元年始命御史監察歷久而兵備副參遊守等官始備總七路險阻

而獨石為全鎮咽喉四海冶適當山陵後。宣府守道所轄上西路。參將分屬萬全等七城堡。轄守備六操守一。宣府守道所轄下西路。駐柴溝堡。參將分屬柴溝等六城堡。轄守備四操守二。宣府守道分轄南路。參將所屬東西等八城堡。轄分守一操守二。宣府巡道所轄上北路。參將駐獨石。分屬衛一所一。又十一城堡。轄守備四防守八。添設此路。參將分屬龍門等六城堡。轄守備四操守三。巡道所轄中路。參將分屬葛峪堡十一城堡。轄守備二操守二防守三。守道所轄東路。參將分屬永寧等十二城堡。轄守備六操守三防守七坐營一。又東路。參將分屬營城二十五、為

寨九堡一○轄守備一操守二千總四○原額兵馬官軍一十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二員名○天啟中寔在八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員名○馬騾五萬五千二百七十四疋頭○寔在三萬三千二十五疋頭○歲額錢糧主兵京運民運屯折鹽折共銀一百七萬六千九百七十六兩零○客兵京運鹽折共銀一十九萬七千六百兩○

遼東鎮沿邊墩臺障塞操守官兵共九萬五千三百六十九員名○遼東都司○定遼中等二十五衛○安樂自在二州○招集馬軍七萬三百十八名○步軍三萬七千四百九十五名○屯軍一万八千六百三名○鹽軍一千一百七十四名○鐵

軍一千五百四十八名。全、遼、徭、役、自均徭銀歲解外、備邊夫三万八百八十六名。脩倉夫七百五十名。局造一千九百四十五名。窯造一千二百七十二名。納糧五千四百八十四名。跟官三千七百九十八名。年級四百一十七名。獄卒三百二十八名。鼓手二百九十三名。水手一百一十一名。司兵五百二十六名。全、遼、水、道、路河先、年海運于東昌堡。由路河通運。廣寧。正統間、遼東都督請築河堤岸為長廣道。自海運罷。河亦淤。嘉靖初、潛復淤、末年、脩路河。通舟楫。敵不得渡。瀕年、復濬。深一丈。濶二丈。永利閘、瀋陽城西北、平虜堡南河一道。弘治中、建閘于河東南捍敵騎。去瀋

陽城三十里、離邊十三里、大寧水阻其前○兵躡其後○每得勝算○

大、同、鎮、古并州地、原設大同府、部應渾蔚朔四州大同懷仁等七縣、山西行都司領十四衛暨丹山陰馬邑二所、代、王、藩封、在、焉、國初、大將軍鎮之、永樂間、始設巡撫副將、天順間、添設分巡按察使司、戶部、嘉隆中、添設遊擊等官、置邊邊等內五堡、次設鎮羌等外五堡、次城新平等三堡、全鎮以完○後又增築雲岡等六堡、萬曆中、築大邊五百六十餘里、後復築三屯等堡、所轄陽和城、巡、撫、道、將、駐、扎、左衛道將、駐扎朔州、城守通駐扎、其駐扎恭將者、為新平堡、天成城、

得勝堡、助馬堡、右衛城、威遠城、平鹵城、井坪城、揔在雁門關外。凡大同巡道所轄北東路參將分屬得勝等八堡轄守備六操守一陽和道所轄東路參將分屬陽高等四衛及清鹵等七堡轄守備六操守二陽和道又轄新平路參將分屬新平等四堡極衛轄守備三防守一大同守道轄井坪路參將分屬威胡等十城堡轄守備八操守二朔州城樂昌王分封在焉大同守道所轄西路參將分屬平鹵等四城堡極衛轄守備二操守二大同左衛道轄右路參將駐右衛分屬破胡等十一堡轄守備五操防八大同左衛道割北西路參將分屬助馬等九堡轄守備五操守四

大同右衛道轄威遠路叅將分屬雲石等五堡轄守備三操守二。原額兵馬官軍一十三萬五千七百七十八員名。天啟中選在八萬五千七百八十員名。馬騾五萬一千六百五十四匹頭。選在三萬七千四百七十一匹頭。歲額錢糧主兵每歲京運糧草折鹽折共銀九十九萬六千四十六兩零。民運及屯粮本色共五万一千五百二十五石零。客兵每歲京運鹽折共二十万八千五百兩零。

山西鎮古冀州地。太行峙其左。黃河遶其右。天險之國也。內晉藩及巡撫布按都三司並府衛分列。外藉大同以為藩籬。內恃三關雁門偏頭寧武以為鎖鑰。叅將駐省城。步軍分諸

堡寨防守。馬軍赴永寧州等處防河。遇冬月冰結。發禦冬
司官軍赴保德等處防河。地有礦稅。民甚苦之。其冀州道
駐汾州府。有慶永二營。宗儀順橫。其雁平道揔轄路。參將
駐代州。所轄守備揔廣武。又根武雁門一衛。所邊之內外。
設有八公白草水峪胡峪四堡。以相犄角。除雁門最險。餘
皆平通不當衝。代有知州等官及行太僕寺戶部管糧主
事整雁門道整飭偏寧等處。尋革行太僕寧武岢嵐各設
兵備以代。為省北重地也。其雁平道轄北樓路。參將屬三
關城二守備。邊之內外。有團城等八堡。其寧武道轄中路。
參將所屬利民等八堡。守備五。防守三。千戶所三。邊之內

外。續設小蓮花等十五堡。嘉靖中、改總兵鎮守寧武。又添正兵坐營標兵守備各一員。所轄朔寧等三堡。守備揔各一。其、岢、嵐、道、轄、西路。叅將駐偏頭關。分轄老營等二十城堡。為遊擊一。守備五。標守四。防守九衛所者三。而邊外豐州灘歸化城及板升諸處。皆順義部落。款後、虜絡繹不絶。边口二處。了角山等三十二處。極衝。邊外虜王三娘子部下駐牧。岢嵐有知州等官及鎮西衛所。嵐縣有知縣等官。興縣亦然。岢、嵐、道、轄、河、保、路。叅將所轄河曲營六城堡。層守備二。操守二。防守一。千戶所一。本路逼黃河。迤北虜套虜交侵之地。隔河即屬大敵。他。鎮。防。秋。此。復。防。冬。與。春。哉

守凍有兵打八有例河曲有知縣等官保德有知州等官原額兵馬官軍七万九千七十七員名天啓中定在五萬八千三十七員名馬騾三万五千五百三十九匹頭定在二万五千八百九十四疋頭歲額錢粮主兵京運民運折色匕折塩課塩折共銀六十二萬四千九百五十四両零客兵京運年例共銀七萬八千両零

延綏鎮東連山右西接銀靈秦之北蔽也國初敵進河外延綏以寧自東勝既失北馬南渡時剏边堂墩垣于河之口延建沿邊榆林等諸堡聯用遏邊然鎮治舊在綏德自成化中徙鎮于榆林置衛所墾屯田立學校屹然成重鎮焉

然其勢有背受敵。神木以東。猶阻黃河之險。其西如鎮靜寧塞尾椄梁定边营諸處。川原平曠。直通南巢。況榆林四面皆沙。五穀鮮少。自火篩擾河套。而吾耕牧之利已失。或云黃。河。可。逆。運。以。餉。守。者。言之而不能用。所幸榆鎮士馬。宿称矯勁。塞上首長。素所心憚。迫其後也。健兒之氣。衰於入衛之往來。驕子之心。惕我明愛之佽恨。宜緦緦憂之。若夫葺二边之險。以固乃籓籬。增衛边之堡。以聯我策應。而又復腹內之班軍。以嚴秋防。除近边之壅沙。以遏馳驟。宜有所以善延綏者也。

寧夏鎮古朔方也。黃河襟帶于東南。賀蘭蹲峙於西北。魚

米麫術。稱四塞腴區。然國勢不同。昔犯甘涼。皆由山後。今則視賀蘭為通衢矣。昔犯鎮城。尚俟氷結。今則渾脫飛渡。即夏秋亦並戒嚴。由平虜城抵花馬池三百里。在在皆為敵窟。花馬川原平衍。尤易長驅。正德初。始增置後衛。每秋移駐廵撫於此。良有以也。逮降夷煽禍。全秦震動。雖大難已平。而萌蘖之入虜者未反。綠產之遺誅者不安。似冥有倫以待之。鎮遠關為平虜之障。距邊纔八十里。自諭棄不守。而欲遠復漢武舊城。豈可得乎。

一、甘肅鎮。僻處河西。漢武時、甘為張掖郡。肅為酒泉郡。西則敦煌也。國初、將軍馮勝定河西、以嘉峪關為界。永樂中、封

元裔于哈密。遂以玉門之西為守。迨其後、哈密吞陷于土酋。則西收嚴便。火酋盤據于海上。則東邊無期。曲先四衛。莽捏二川。俱不可問。而四面皆勁敵矣。且仰華剏建于西海。則北馬假道于甘涼。腹心震恐。柳又甚之。武威諸部。旧領數邑。自故土既棄。疆界日蹙。黑松以東。稱一線焉。非心魯氏之土兵。杜賓而南之阻遏。則莊浪之咽喉可慮也。西番諸族。風號外潞。既而幽日掠番。番折于幽。區區雖聚。獨茶馬二字。其可虞者一矣。甘州界在數郡之中。則奸宄之數也。而鎮番又雖挺北塞之外。必涼永相援。乃成犄角。肅州日在寬藕。而地不可邊。西寧番幽交集。即險不足恃。兼以

地胡戎資。捌然用武走集何臨。瀋於望臂所急須也。
固原鎮舊開城地也。居八郡之上游。為三鎮之要害。弘治
中、南據河套。逸在門庭。始立州衛。設總督。以重兵領以
大將。稱巨鎮焉。鎮邊遠幾六千里、而花馬為門户、自賀蘭
住牧於松山。則安會蘭靖受其害。火真盤踞于西海。則臨
洮鞏昌罹其毒。生番時見掠劫。熟番多生異謀。中葉西南
寇洮河。西川忽擾。厥後北虜寇固原。諸路分侵。所幸南北
不合謀。先後不並發。全秦要區。猶得既危而復安。是故欲
防河套之南。以安原州。則嚴花馬之守。過興靈之衛。宜講
也。防山後之南。以安蘭靖。則增沿河之堡。屯常戍之兵。宜

講也。防西澥之害。以安臨羣。則增大將以資彈壓。設番人使為我用。宜講也。

罪惟錄志卷之十三

河渠志總論

神禹治河似易所急平土居民而已是時吳楚尚不通中國無所為漕覔都中州以河患遷避有之或不全以為漕也總之三代以前所需饋運有限一千去水未嘗用水至後世則避害而兼興利元會通開中原涓滴皆萬姓脂膏矣入明則濟漕兼保陵寢故難之又難記曰水由地中行是處之以其位後世水由地上行是已非其位不得不百計防之防之而百難併且之中由地中利于分分則一勢迤以東而害息疏九則治[illegible]也由地上利於合合則

勢。迅。迅則無淤而易通。故北。必東之勢不甚拂。逆

閘封。未免强束而南。地勢高下不一。所為由防者。無不至。

一處決。正流必緩。緩則淤。淤則河体漸高。水由地上行。

自來也。則後世百神禹生。禹不能使水復由地中。只有

其地上之行。而不漫之地上也。尚書季馴嘗以水決獨排

濬河之議。堅請築堤。又為遥堤。河乃益急。浮沙隨水爭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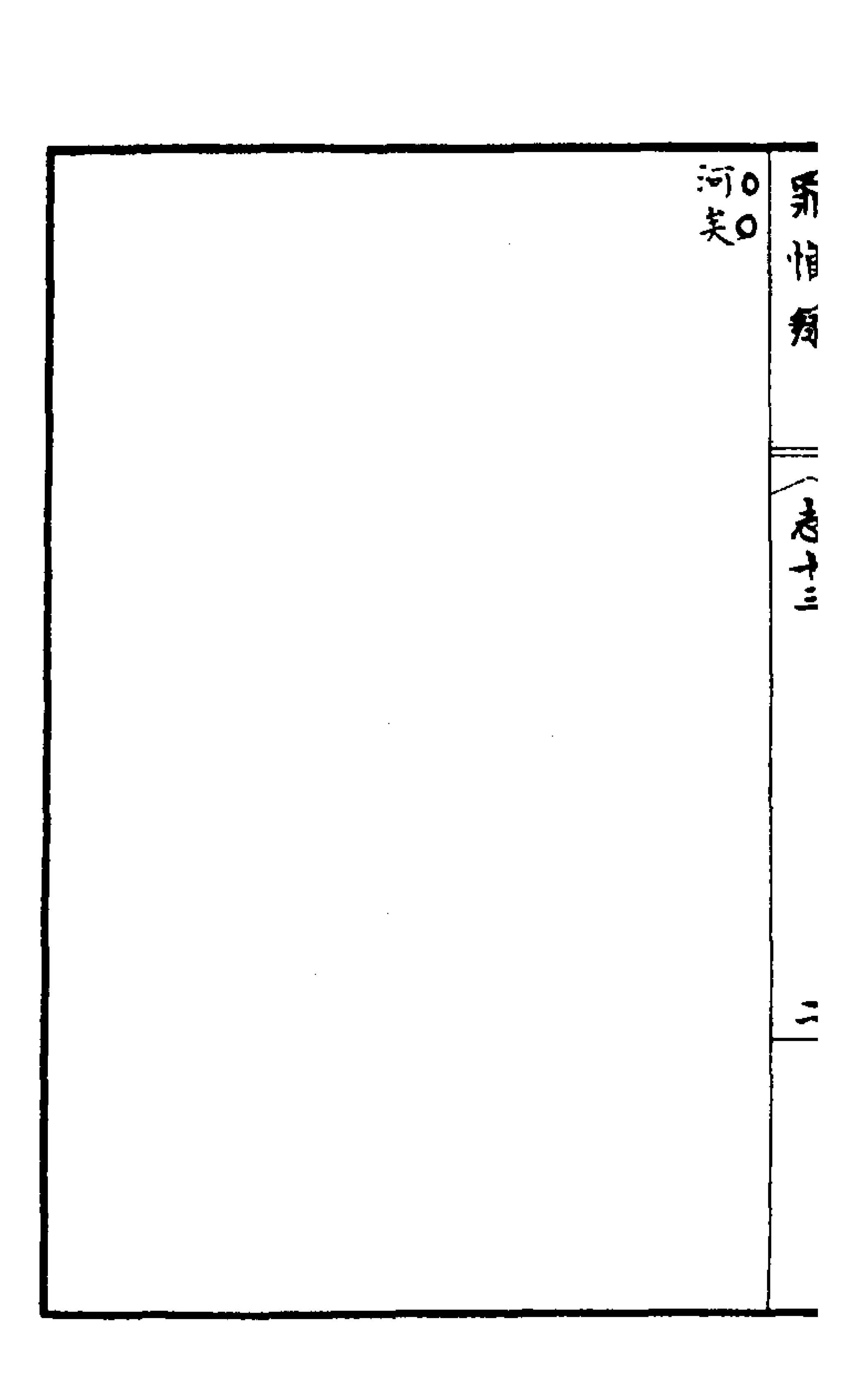
海。不濬而通。此以水治水之法也。傾堤河多專遥直而悪

通曲。不知通者利守堤而不利深河。通者利深河而不利守

堤。曲者多費而束河則便宜。直者省費而束河則不足。太

遥則漫流而河身必墊。太直則水溢而河身必淤。是貴因勢

而權宜之山東河南于黃河之北大堤若阜起脩武迄沛
縣之塞子頭亘五百餘里曰泰黃堤後循曹單豐沛為縷
水堤二百里泰黃以縷水為膚縷水以泰黃為骨可以安
瀾下此則防之更急而四防之中風防大要風防者捆把
附岸不必入土隨風蕩激而岸以固此以柔制剛之法治
水者宜知之洪武時使監生人才分行天下興脩水利先
京師數處而列郡次之邊先薊州而諸鎮次之瀕海先豐
潤而遼陽以東青徐以南又次之此皆明治水之始至隆
慶中有云興水利以限戎一而趙浚如又云北鹵漕
河宗藩三大害兼資水利事以善漕猶小之乎論


河○
矣○

河渠志

黄河

黄河源出吐蕃朶甘思之西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綮若列星譯之星宿海蕃言火敦腦兒海流五七里蕃言阿剌腦兒東行一程名赤賓河又二三程有水南來名亦里赤又三四程有二水南來一名忽蘭也里挐赤賓始名黄河清駛可渡又一二程爲九度河廣六七里又四五程水始濁土人抱草囊或乘馬過亦有泉舟傅草以濟過此漸深不可測而所爲崑崙即大雪山在朶甘思之東北河行一程至崑崙又南四五程蕃名哈剌秋里赤兒西行

五六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二程有水南來名乞兒
馬出合流入河北行又東行過又十五程至貴德州隸河
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五程名積石又五程至河
州安鄉關一程至打羅坑又一程有南來洮水合一程至
至蘭州至鳴沙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
至東勝州稱河套凡九折云自星宿至積石總六千七百
餘里自龍門西河禹時可通貢道于西北入陝今不可行
洪武元年河決曹州二十四年河決原武貫曹河於
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浚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
八十里浚濬沙河

正統十三年、全河潰徙決滎陽、東過開封、經陳留亳入渦口、又經蒙城至懷遠、東北入淮、又決張秋入海、

景泰四年、都御史徐有貞言河自雍而豫、出險即夷、又由豫而兗、土疏水益橫、遂奪濟汶入海之路以去。漕阻。請先疏水。水平。然後治決。決止。疏渠、起張秋金堤。西南行至影塘。渠成、賜名廣濟。河流之傍、堰有九。又作放水閘。既節且宣。用平水道。浚于開封金龍口銅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濟運。

天順六年、河決開封、

成化四年、修徐州外洪三道、十六年、甃呂梁洪石堤、洪在徐州

東六十里

弘治二年河決原武支流為三一入開封金龍口趋張秋衝會通〻海一出中牟下尉氏一溢蘭陽等縣至宿州睢遣省治侍郎白昂塞决口三十六于是河入淮汴入睢〻入泗〻復入淮達海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再犯張秋奪汶水入海都御史劉大夏言下流未可治〻上流先導之南行築長堤以防大名山東之患濬儀賈魯河四十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濬開新河七十餘里導河入渦至淮又濬四府營梁河由陳留至歸德濬為上河一由付離出宿遷一由亳河會於淮作堤起河南胙城下盡徐州亘三百六十

里。即今大行堤也。用民夫十二萬、賜名安樂鎮、
正德四年、河決曹沛、治、弗績、七年、都御史劉愷築大堤、自
魏家灣起亘八十里、都御史趙璜復續三十里、八年、曹縣決、
嘉靖五年、河溢、沒豐縣、徙華山避之。命御史戴金濬淤道、
六年、河決曹單城武等縣、明年、河決洪廟道口三十餘里、都
御史盛應期役夫九萬八千、弗績、又明年、河徙魚臺穀亭、舟
行閘面、九年、河決堈塲口、衝穀亭、十三年、河淤西道口、河臣
劉天和役民夫十四萬、弗績、河反決數口、既開後二洪涸阻、
本年秋冬。河忽出小浮橋、濟二洪之涸。十九年、河決、二洪告
匱、濬李景高口旋淤、二十六年、河決曹縣、都御史詹瀚

堤之三十二年河決房村決三十里都御史曾鈞治之役民夫五萬六千凡兩月三十七年新集決凡二百五十餘里河亂流分六股由運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碭山散五小股從小浮入洪如是五年河以分殺反安行四十四年河決華山尚書朱衡開昭陽湖東之新河役夫九萬一千凡八月堤成一百四十一里明年河決沛縣衡復同潘季馴築城東堤五十餘里

隆慶元年河衝濁鶴爪溝從徐入洪三河口決隨開支河殺薛沙二水置閘增堤三年秋漲海嘯徐邳豐沛河乃大患時開回回墓河以洩坡水仍濬濄溝廢渠六十里滕沛

利之。四年、河決睢寧數口、李馴治浚故道。六年、河決桃柦
灣、朱衡及侍郎萬恭、築徐呂兩岸堤、各長三百七十里。又
徐州北至茶城、兩岸堤各長三十里。三月成。
萬曆元年、河決房村、築堤自窪子頭至秦溝口七十里、接
古北堤、徐沛又加遙堤。河安。二年、決邳、七年、李馴築高
家堰堤六十里。塞崔鎮等缺一百三十餘處。築徐睢邳宿
桃清兩岸及馬廠坡堤、共五萬七千餘丈。濬渠碭山豐縣
二壩、河不得北徙。築徐沛豐碭縷堤一百四十餘里。建崔
鎮徐昇等四減水壩。以固河防。十四年、河決范家口、水灌
淮城、全河繁集、又決天妃壩、福興莊、明年、復決劉獸醫口

十餘處。科臣常居敬節治之。十七年、塞荆隆口河決及沁河決、廿一年、河決單縣之黃堌口。又決魏家舍等處大小二十八口。次第塞之。明年、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阻不東。二十三年、開桃源黃壩新河、泄黃入海。以抑其淤。二十五年、河大決單縣、二洪涸、尚書楊一魁大濬李吉口、同官劉東星繼之、建閘節宣。河通。三十年、河決蒙墻、商丘、水嚙洪澤、有閔陵麓、治甫成。而單縣之蘇庄又決、勘塞之、帑續潰決、延及鎮、接衝運道、河臣李化龍大濬泇河二百六十里。濟泇、避黃陸。三十三年、河臣曹時聘大開朱旺口、由堅城集至徐州小浮橋、長六萬丈。費帑八十餘萬。工垂成。而蘇庄堤土單薄、河

未几忽從地下穿入新渠。遂横溢。幸大勢定。魚沛單濟金鄉之水。終歸大河。三十九年、河決狼矢、明年、決徐州三山、淮睢寧等處、河臣劉士忠檄部臣胡大山道臣袁應泰建塞之。四十二年、河決靈壁縣陳鋪、幸入秋、淤平。河復故。四十四年、河復決狼矢、開武河等口洩水、涸平、決口淤。復故。尋又決陶家店張家灣、亦幸決口淤。復故。

天啓元年、河南睢沙堽決、河臣王佐塞之。尋又決靈壁雙溝黄浦、三年、河決徐州、青田大龍口、徐邳靈睢、黄河並淤。呂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許。雙溝決口亦淤。上下一百五十里。盡成平陸。次第塞之。

漕河

漕河北通燕冀。南盡瓜儀。在北自昌平縣神山泉等水、由西山貫都城東。至通州、入白河。曰大通河。自通州而南至直沽。會衛水。曰白水。南自臨清而北。至直沽、會白河入海者。曰衛水。自汶上縣之南旺、分水河口。分而北流、經張秋、至臨清、則會衛水。分而南流、至濟寧天井閘、會泗沂洸三水。曰汶水。自濟寧州城東北以上合流至天井、与汶合。南流至南陽、出夏鎮、每年三月、開彭壩、入泇河。出直口、通黃以濟重運入泇、至九月、閉壩、由呂公堂、濟回空、由徐州大浮橋入黃。南下者、泗沂洸三水。並山東諸泉也。自直河口

至清口者。黃河水也。自清口至淮、南通爪儀入江者、淮湖諸水也。

大通河

源自昌平滙于積水潭、由大通橋、凡一百六十四里、至通州、元至正中、郭守敬鑿、亦名潞河。

白河

源自密雲縣霧靈山、南流經通州、會榆河渾河諸水、至直沽、通運道。

衛河

源自輝縣蘇門山百門泉、東北流、會淇漳諸水、凡千里。始

至臨清○又北通德州滄州等處、凡千餘里○始至直沽○

汶河

源有三○一自萊蕪縣之原山○一自汶縣之寨子村○一自泰山之陽仙臺嶺○三水至靜封鎮始合○謂之大汶口○經泰安州寧陽縣○又分為二○一自東平州戴村鎮西南流至汶上縣、會白馬河鵝河、凡八十里、建分水龍王廟○南北分流○一自寧陽縣西南流合泗沂、凡一百餘里、至濟寧、合分水南流之汶○

泇河

引泗合沂、流為大川、久淤、萬曆二十一年、開韓庄中心溝、

鑿堙避石、通彭河水道入黄、泇口始闢。二十五年、河决黄堌、二洪告涸、復鑿良城侯遷庄及萬庄、由黄泥至宿遷董家溝、以試行運、泇脉始通。三十年、復開泇、起自夏鎮、迄于直口、亘二百六十里。避黄河險三百餘里。定例、每三月開泇。九月開泇閉吕壩、令回空由黄、

泗河

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過汴莊、始合為一。又西至兖州、与曲阜之沂水合、南会洸河、通濟寧天水閘、

汴河

源出滎陽縣西三皇山。東經開封、又東合蔡水、過蕭縣至

徐州與泗水合。

淮河

源出河南桐柏山、由河南省會合溱洧汝潁七十二涇之水。東經鳳泗。稍北趨淮。經安東入海。其自徐邳經清河而南者。山東泗沂諸水。淮所受支河也。

洸河

源自寧陽縣堽城、西經濟寧、與泗合、抵天井、

沂河

源有二、一出曲阜之尼山、西南與泗水合、總稱泗水、一出沂水縣、會蒙陰諸水、與尼山之汶合流至邳、入淮。

會通河

即元舊運河自濟寧北至臨清三百八十里是也衛水不南河水不北挾頼汶泗沂洪諸水合勢洪武中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淤永樂中尚書宋礼用老人白英計築壩戴家村橫亘五里水勿東流今盡出南旺分流為二四分往南接漁臺壩塲口達徐沛六分往北達臨清陽武之陸運罷北至安民山入新河地降九十尺閘十七南至沽頭地降百十六尺閘二十有一天井為脊

漳河

源出西之長子曰濁漳及樂平曰清漳經臨清分流至館陶与衛河合入漕

滹沱河

滹出大鐵山自代郡鹵城東經獻縣單家橋至清縣南岔河口入運河合流至天津入海天順弘治每發夫脩築

膠萊新河

元海運自淮安入海循涯而行至靈山之東浮山勞山之西有薛島陳島水內伏有島石如橋號槐子口橋嵯峨錯出最險難越不得已放洋三沙黑水踰登州東北又西北抵萊州海倉然後就直沽以達天津按薛島之西有山曰小竺西峯夾峙中有石岡曰馬壕馬壕之北即麻灣又稍北即新河又西北即海倉麻灣抵海倉三百三十里元欲

鑿馬灣、遇石而止、嘉靖中、海道王獻嘗于元舊鑿處迤西七丈許鑿之。初土石相半。下則皆石。又一下、石頑如鐵。以火煅之。沃以水。立爐。海波流涯。麻灣渠成。亘十四里。廣六七丈。深半之。乃濬新河。為閘凡九。以時蓄洩。蓋自淮安穿馬壕以抵直沽。一千五百里越諸險無患。按馬壕長三里有餘。自安东衛海船至靈山衛馬壕。約二百餘里。有宿港二十餘口。若淮安逕達雲梯關。經东海山。有守禦千戶等所。与元未通馬壕絕殊。

内新河

丘店至丁家道口四十餘里。通連舊河、開此以免二洪淺

涸之患。以殺歸睢渰没之害。以防壽春王陵。

沁河

西發綿山、北通丹水、本以濟洪、而春則並淺、夏秋並漲、何所藉沁、因自郭村口引沁水一道。經封丘儀封。下接李景高口。亘二百二十八里。使黄沁合流。直達二洪。可以濟洪。

齊魯諸泉

泉源一百七十六處、散在泰安諸州汶上等縣。先、兗州府專設官閘同知一員。久之、廢、

蘆溝河

源出代州、常寘泛溢宣德弘治中脩理、

薊州河

國初海運、遇洋船至薊、弘治中、軍夫萬人鑿河、免四十里海運之險。

徐呂二洪

二洪為運河要害。徐洪亂石峭立。凡百餘步。故名百步洪。上下二洪相去七里。而徐洪在徐州東南六十里、永樂十二年平江伯陳瑄濬洪口、建閘。正統七年、洪水迅急、壞舟、用衆將湯節議、于徐洪之上、堰水歸月河。又閘以積水勢。成化二年、鑿石利行、明年、甃石脩外洪三道。十六年、復甃呂梁

洪石堤。萬曆六年、脩堤。自徐抵淮六百里。運道復。

淮安水道

永樂元年、尚書郁新沿漕、用淮安輕舟、遞沙河、摶運黃河、

十三年、建淮安五壩。分五德為號、仁義在新城東門、礼智

信在城西門、防清口淤。則用此二道。入淮。十四年陳瑄濬

沙河、置閘、通舟、逆水行六十里。成化七年、築壩清浦、才錢

閘、通。嘉靖六年、總理河道章拯言零陸縣北岔河一道通

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直邑、至宿州等雌橋、出宿遷小河

口趙皮寨、凡二百餘里、宜濬。繪圖上、可之。十二年、香河縣

忽、開新河一道。長百七十丈。廣五十一丈。隆慶三年六月、

㨿河翁大立總河志十二圖。附以五可慮。議濬徐州子房山梁山至境山八十里、六年、工部朱衡建防河守堤法。定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堤。自徐州至小河三百七十里。用夫二千七百有奇。允行。萬曆初、開揭家廟至文華寺七十里、而淮之正河淤、三年淮溧千里、砌泗陵堤二百二十六丈。築部公隄高家堰、防淮水之東。自隆慶中堰廢、淮水自黄浦口決入為害、至是四年堰成、一萬八百餘丈。淮復從清口合黄水入海。而黄浦安脩五壩、并開菊花潭、以減三城之水。挑淮安正河、循鹽城石礎海口、以疏下流入海之路。五年、築山陽運隄、自板閘至黄浦、亘七十里、開通濟閘、建興文閘、及脩新庄等閘、築清浦

南堤以禦湖水加河岸以禦黃淮加清江閘以便運舟[illegible]挽翻板閘漕堤南北新舊接尋又遷通濟閘于淮之甘羅城南以納淮水故道無不盡浚又築堰起武家樓至阜寧湖捍淮之東嚙仍築堤起清江浦迤以東制河逸六年築高家堰堤六十餘里浚築歸化集堤四十餘里寺以鞏固陵寢鄭用民夫數十萬二十二年上源阜頭諸湖暴漲侵祖陵泗城淤淺明年建涇河等諸閘以洩淮水使不繫溢俱通廣洋湖以入海四十五年築黃浦閘下南岸迤五十餘里明年浚築北岸工亦如之天啓三年山陽外河決數處崇禎塞之河安海門知縣嚴爾珪築閘城東南李楠港

之尾。旱澇有備。

高寶湖

洪武九年、脩高郵寶應湖隄六十里。宣德七年、築高宝氾光白馬諸湖長堤。以度牽道。弘治二年、開複堤于高郵堤東。以防覆溺之患。亘四十餘里。賜名康濟河。十六年、築寶應湖險處月河。如康濟故事。嘉靖三年、建閘十于宝應高郵之間。殺水勢。嘉靖十七年、脩寶應堤。萬曆四年、築高郵西湖老隄四十里。由圈田改挑康濟月河。并築中隄。漕運賴之。六年、砌寶應八淺石堤八十五丈。八年、高寶河決、塞之。掘得龍骨建悅龍亭。十二年、築高郵陳堤。濬宝應氾光等月河

三十六里。賜名弘濟。十七年、脩邵伯湖石堤。尋又塞李景高口決。加遙堤。十九年、塞邵伯湖淳家灣決。復塞高郵中堤決。二十一年、決西老石堤及宝應六淺灣堤。又決高良澗二十二口。次第塞之。二十三年、塞高郵中堤之決。復濬高郵茅塘港以通邵伯。開金家灣以通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二十八年、濬邵伯月河。及界首鎮月河。置閘避湖險。四十一年、開宝應弘濟月河。又建西堤。四十七年、脩高郵西門窒壺口。天啓元年、濬界首淤。二年、脩高郵西堤。明年、河湖大漲。高宝等處上河俱由興化丑壩入海。韋海水阻閘。不致泛濫。

揚州瓜儀水道

洪武十六年、濬與重建清江閘、鑿橋腰閘、南門裏潮閘、舊淺通漕○宣德七年、開揚州白塔河○置四閘○粮艘自常州西北孟瀆河入江○入白塔○至灣頭○通漕○省瓜州盤壩之費○正統四年、仍從瓜壩過船○景泰六年、大濬揚州水道○成化三年、定濬瓜儀二港之例○弘治四年、發丁夫萬人○濬灣頭十六年、循復五壩○嘉靖六年、置瓜口閘于瓜州○七年、置閘儀真之三汊河○隆慶四年、復建瓜洲閘○開渠六里○五懸船始得下壩○萬曆二十五年、開揚州寶帶新河○天啓元年、濬江都三汊河○明年、循興化丁溪等五閘○

大江

江自岷峨至嘉定州、大渡河諸水会、至叙州重慶、而馬湖嘉陵黔江諸水會、隨入峽迤東、則岳陽洞庭鄂渚巴漢諸水會、至九江則江西鄱陽諸水会、至南畿則沱水淮西諸水會、東入海、

太湖

湖週五百里有奇、三萬六千頃、山在西北十四。而馬跡最大。在東四十有一。而包山最大。在東南十七。而與璧最大。地跨蘇湖常三府、源自宣歙以東溧陽以北、俱從荊溪之百瀆。長興之二十四瀆。湖州之三十六瀆。吳江之七十二

瀆爲吐納。其瀉湖入海者。在吳江震澤湖等十口。吳縣鮎魚等八口。無錫直湖港等六口。武進之戚墅。宜興之橫塘等五口。總之三江。東流三百六十里。尤爲緊要。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迹、吳淞淤、獨婁江尚在、其別出常熟一支爲白茅港、初最迅急、後亦淤、總之濬長橋百瀆五六所之壅。散入陽城昆承三泖諸湖。又濬吳淞婁江并大石趙屯等數十大浦。及白泖許浦七鴉福山等塘港。爲治湖要義。永樂中、詔夏原吉濬范家浜、引吳淞入海、正統中、巡撫周忱循治吳淞、天順中、巡撫崔恭濬大盈浦、出吳淞、弘治中、僉事伍性復濬吳淞中段及顧會趙屯浦、又侍郎徐

貫治吳淞、自帆肠浦至分莊七十餘里。嘉靖元年、李充治開吳淞四千丈。隆慶中、巡撫海瑞浚王渡至宋家橋口七十里。今起吳江長橋二百八十里、入海處爲滬瀆江。

海塘

海內金山、舊有康王城址。海塘在其外、浚沒海、內遷。唐初、始築。今捍海塘、起嘉定吳淞海、南抵上海界、凡一萬七千七百四十八丈。起上海南抵海塩。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丈。高一丈七尺。面闊二丈。址倍之。天順中、海溢、成化中、三溢、俱漂人口、天啓六年、海溢、漂人口數萬、壞廬室無計、海寧縣沒不及者數板。

海運水道自登至遼

明初、海運起登州衛、自新河海口、西北六十里宿沙門島、又正北一百二十里至砣磯島、又正北六十里至欽木仁島、又北六十里至南半洋、二十里至北半洋、又五百里中有洒處六、為淺島、羊頭窪、黃洋川、平島、和尚島、至遼東鐵山旅順、共計八百二十里、

常鎮運道

正統初、武進縣之奔牛呂城、設為壩閘、漕船由京口出江。景泰中、壩閘頹廢、從蔡涇孟瀆出江、往往舟壞、天順中、復故道。增五閘。

罪惟錄志卷之十四

漕志總論

漕與屯相表裏屯獲一鍾可省漕二十鍾昔人言之矣夫此一粒督之司之征之炒之費之艦之棹之趲之閘之交之納之給之諸費已不勝紀而加以崩潰之患侵蝕之患影射之患額例之患加貼之患浮濫之患靡涵之患其弊又寄足以釐產絕戶而尚未已產盡而糧猶存戶耗而代賠無既此猶明知為漕故也若夫治河每至浪金錢無算艷夫役無算設官每至飽吏胥無算恣漁獵無算此寔無漕之名而無不以漕之所係曷一力于屯以稍減漕之

因乎而胡明初懔懔以之卒無竟其義者初用海運奉差
之日與親友訣子孫生祭以行而內漕即無死喪之患民
運累民改官運運不勝仍累民民領自累不煩官情擾若
矣若夫衆民營脫賠保乾沒健吏烹肥種種不一賄賂情
面不得不開風俗人心日就盎壞漕之為累詎忍言哉而
況食汝者未必慎可食之腹未必輸應食之所未必稱急
食之時遑呼而不聞落饑而不寒珠玉供之泥沙委之食
寡用舒二義解之者何人矣

漕志

明運粮法三變。一海運。一水陸並運。一漕運。洪武初、蘇松浙江運船由海道至直沽、又從登州新河運至遼東。是為海運。永樂九年、開會通河。海運初用遮洋船、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隻、罷海運。遮洋船、其六分之一入天津倉、餘從直沽海運至薊州、內運則越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泝潞、水運至通州、是為水陸並運。十三年、竟行漕運。而漕又四變。一支運。一轉運。一兌運。一改兌。初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入京通、是為支運。永樂十二年、以平江伯陳瑄議、蘇州等處及徐兗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

臨清倉、浙江并直隸官軍自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于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于德州運至通州、一年四轉、是為轉運、永樂中、民運至瓜淮、補給腳費、兑與運軍領運、是為兑運、宣德八年、從叅將胡亮議、江浙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兑、南京江北船于江淮、領兑、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兑十之四、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兑、不盡者、仍于瓜淮領兑、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其餘水次倣此、正統七年、詔南京造遮洋船、由海道運粮至薊州、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兑、裏河官軍將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兑、民加過江之

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石、改兌水次兌軍、是為改兌、漕屬七大藩、遠者五十餘里、江以南居十之七、自上江者入儀真、自下江者入瓜洲、並達淮南為南河、由黃河達豐沛為中河、由山東達天津為北河、凡海運、海運最忌秋風、定二月入遼、三月回空、河運自宿遷則恐徐邳淮、由豐沛則恐隄易決、按洪武三十年、海運赴遼七十萬石零、永樂五年、海運六十五萬石零、十二年、北京五十萬石由衛河通州、四十萬石由海道、十六年、以會通河成、內運四百六十萬石、宣德中五百餘萬石、正統中四百五十萬石、景泰中

四百九十萬石天順中四百三十餘萬石成化中四百餘萬石又江南蘇松常嘉湖白粮十八萬石大約漕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三隻裏河淺船遮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皆五年一造後官軍十二萬有奇嘉靖四十五年始通天津海運轉漕永平隆慶六年督漕王宗沐以漕道淤塞條上海運七事請自太倉嘉定而北自淮南而東引登萊以泊天津如議行崇禎中漕米額數南直共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四百石浙江江西湖廣山東河南五省共一百七十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五石零通共三百五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五石零

歷朝治漕績最著者、陳平江伯瑄、宋尚書禮、夏忠靖原吉、周文襄忱、潘尚書季馴、徐武功有貞、劉尚書大夏共七人。

洪熙中、許附帶什物、以鄃運官、成化中、許帶土儀、免稅課、弘治中、許每船附帶不得過十石、正德中、准餘米置買予葥、嘉靖中、許每船帶土儀四十石、隆慶中、每附帶臨青城磚四十八塊、萬曆中、由儀真閘每帶光祿寺應用酒瓶三十個、尋許浮帶米六十石。以備軍旗撈淺。

凡奉差督漕、洪熙中、以總兵官兼鎮守、宣德中、以工部尚書掛督漕之印、尋又以右左副總兵同管、或以參將兼管、景太中、以左右僉都御史為總督漕運。自王竑始。以為。

例○

按洪武中不止海運○初命航海侯張赫、督江陰衛官軍八萬二千餘運米遼東、洪二十一年兼、閏五年、又命崇山侯李新、督視有司開胭脂河、且諭之曰、江南賦稅、水運丹陽暨埠○轉輸甚勞○大江上流○虞猶可慮○欲自溧句端鑿河流○使輸者不勞○商旅獲便○爾其董之○頃金陵郡通易○若○還餉○寧○遂○不○賴○江○南○一程○乎○而○北○漕○未○聞○議及○三十年、有諭海運且停止○